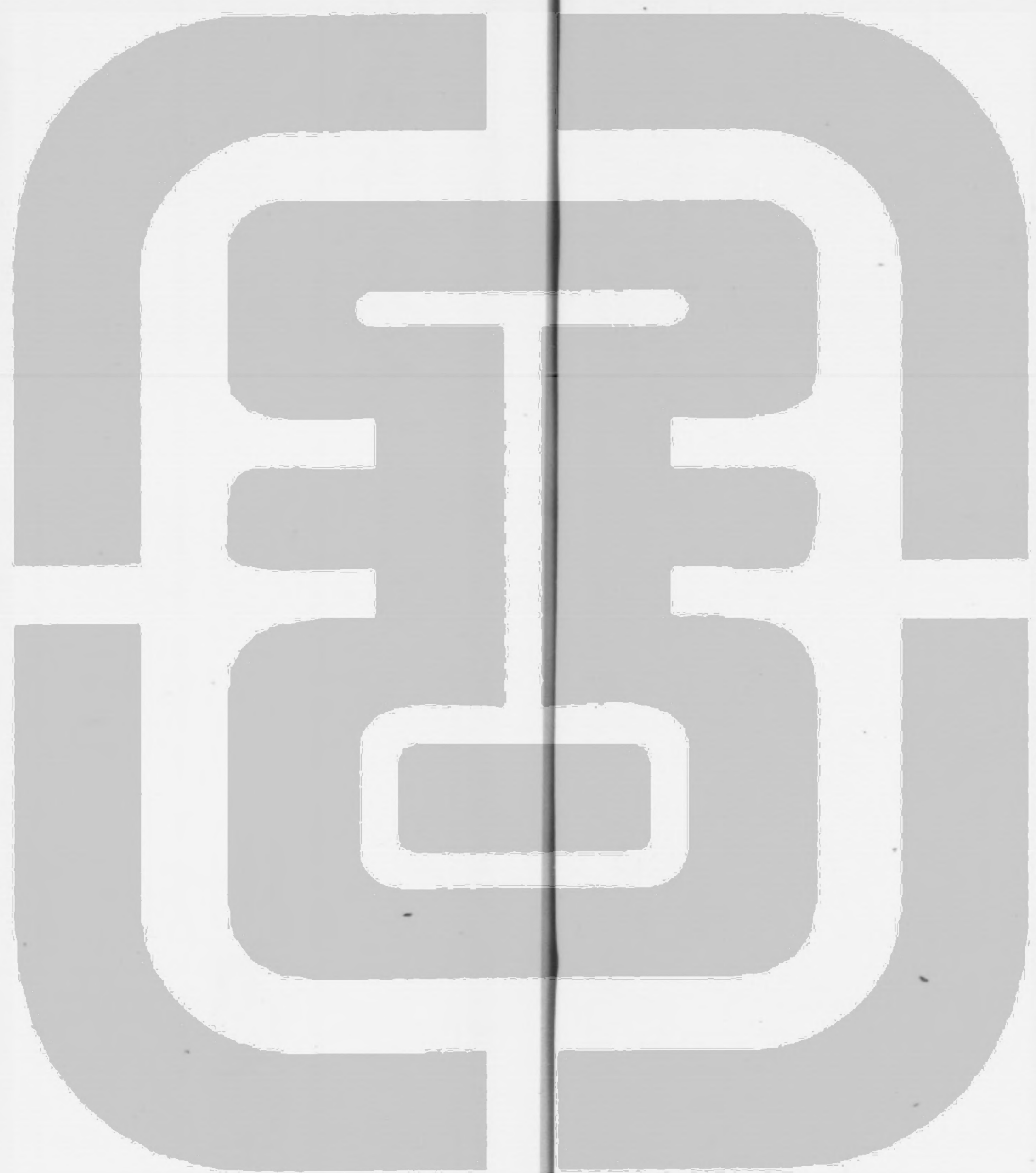






復宿山房集

卷十七之十八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七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序

重刻周禮序

古今稱致治之盛者必以成周爲稱首曰太和在成周宇宙間然而未知其所以治也其所以治則于周禮見之今觀其書自宗廟朝廷而達于邦國天下若官府兵農之制井田封建之規鄉遂學校之設其紀綱布矣而其品節條目雖車旗圭璧之等畫績埴埴之法虫魚鳥獸之類亦無不事制曲防綜理周密而



後已此其宗唐虞監二代治法之立信足以黼藻當時著鑑萬世致治之盛厥有繇哉自秦重挾書之律而禮樂之書稍稍廢棄既得之於河間獻王而不知者又往往詆爲黷亂之書爲陰謀之書爲理財之書而周公之意失矣其後有知其爲周公致太平之具而用之者則又不免於假公以文私輕試以取敗執已以病民於是割裂破壞之餘而周禮之於世道不啻葛之於冬裘之於夏矣學者見其戾於時也而習之者益寡習之者益寡則用之者益踈嗚呼周公之爲是書也其處心積慮至於仰思待旦則其所以爲

天下後世計者固至深且遠也豈不知其數世之後而法之定於我者不能不變矣乎然且以之垂訓則固以時變而道不變法可變而立法之意不可變也故夫用其法而失其意與不得其意而併廢其法者皆非也然與其法與意而併廢則莫若姑存其法蓋大匠善斲未有離規矩巧者也盧扁善醫未有舍方書神者也世有願治之士而非稽前代之典章博已往之名物其何以議禮制度神化宜民哉昔者夫子告顏淵爲邦而兼舉四代之禮樂治貴稽古也知夫子取四代之意則此周禮之書固可以俟百世而不



復初山房集 卷之二十七  
惑者而有治道之責者願可廢哉誠師其意不泥其迹而酌損益之宜達變通之故則於周禮也思過半矣此固今日重刻之意也

河南鄉試錄序 代

萬曆七年秋八月郡國遵令甲復當論秀於鄉在河南則御史某寔監部中申要束飭簾內外事唯謹簾以內則某某簾以外則某某暨百執事咸矢公矢慎如御史指乃合提學副使其所簡士二千四百人有奇三試之拔其雋八十人並錄其文之如式者以獻某以執事宜宣言首簡某往讀漢紀徵睹其制令博

士得與諫大夫循行郡國舉茂才異等士則竊意察舉吏民進賢詘不肖者部使者之職也博士守在六籍何與薦士乃今身自從御史及諸大夫後祇役大邦則大喜過望顧自惟經學淺陋孰與漢專門家彼各持其一家言授弟子因而舉之故有當也某經學既不足爲士程而茲中州士所爲業故又未嘗切磋究之安能以意逢占射覆而幸其或中遂以決豪傑哉且元光時六籍初出人文猶尚詘焉諸博士弟子稍能依師說不悖所聞已卽衰然舉高第則微獨有司易得士士易進也明興二百餘年文治代光道化



後漢書卷之十七  
三百九十八  
旁洽自山陬海澨經生學子在所斌斌矧茲嵩少河  
洛之間古稱文獻淵藪伊傳申甫而下一何其多賢  
聖乎藉令今所舉士第如漢經生然卽歲一舉猶將  
不可勝收顧去國家需材之意遠矣異日者士稍稍  
習剽剽馳騁於浮言

上霈然下明詔剗滌其陋習諭諸生治經義務明理  
道通世務以實學濟實用於休哉聖訓海內士誦服  
久亦旣斐然嚮風矣而中州去輦轂下近顧化宜益  
浹焉故某始入棘程多士之文也兢兢奉科指尺寸  
無敢以意所收必上意所欲徵進者所置必上意所

欲汰斥者蓋竭日夜之力評隲參伍具見其文質而  
後乃敢授御史籍奏也則庶幾哉士有明理道通世  
務者在於收中以塞明詔而爲縣官用然豈敢望哉  
蓋漢博士亦嘗數遣矣終元光之世其粹然以儒稱  
者唯董仲舒一人它無足數焉至從諛飾詐希人主  
意用事如公孫子者彼其始曷嘗不以經術進而爾世  
且以曲學多詐庭詰而面辱之雖致尊顯垢彌甚耳  
某敢謂今所收士盡爲舒而不爲弘耶然而其爲舒  
者具矣今視其言原本天人敷陳王伯辯晰義利卽  
董生受簡而談宜無以過顧董生不能得漢武而今



多士際昌朝而乘泰運遭邁則獨奇焉

上建極君師日延攬儒英興修聖統得士如董生必且置之論思獻納之列多士豈可謂不遇世乎藉令公孫子居今且不能飾其藝以售於有司卽幸而售曾不得與掌故何能一日朝堂之上故某知多士之必爲舒而不爲弘也多士勉乎哉夫官先事士先志志舒則舒志弘則弘志舒卽千禩之下猶將執鞭慕之志弘卽同時已有詬而辱之者矣多士宜何處焉若曰斯卑卑爾吾方望步武伊傅申甫間奚有於漢儒則某益大喜過望然某以經術進多士宜度多士能爲者告語之固不在設高論以虛詆多士且舒固伊傅申甫徒也惟多士擇術而邁往焉可矣

山西鄉試錄序

代

萬曆壬午秋山西當大比士御史某奉簡命馳至寔監臨之至則前御史某所聘四方文學暨諸百執事咸會乃以某暨某爲考試官某某爲同考試官使職簾以內某某監試某某提調使職簾以外而御史躬秉要束譏防劫愆視昔有加於是合巡按宣大御史某暨提學副使某所選士二千三百有奇鎖闈三試之拔其雋六十五人籍其名氏若文以獻某竊惟孔



子敘書斷自唐虞以下而司馬遷氏作本紀至西涉崆峒北過涿鹿漸海浮江以求黃帝堯舜之處而風教殊焉斷以爲古文近是夫蒲平陽安邑間爲堯舜禹所更都遷生其鄉習其風教甚熟豈必覽觀四方而後知其徵信於古文正見夫故都風教有獨異於四方者在也某今猥以校士之役憑軾而入其境遐想夫岳牧元愷師師濟濟之容思一覩其盛而無繇則咨嗟歎矣然而太行恒霍如故也洪河汾沁縈帶而演迤不改流也

主上游神垂衣之烈隆儒術而興太平而山以西聲教所首被平章昭明比屋可封之俗非易民而化也豈以舉士唐虞之鄉而憂乏材乎顧聞之聖王在位百里一士猶無有也累世一聖千里一賢若比肩至矣則材大小之辨也明興二百餘年鉅公碩輔起家并冀而顯功名者何可俛數乃璧宮俎豆右祀馨宗之列或曠代難其人而河津薛先生崛起與焉國家得一薛先生而教化借以大重材誠在傑不在多也子諸士斌斌登貢籍甚盛第令續食計偕不辭無能析圭儋爵不讓無才惟產自唐虞之鄉繼河津而出則有不難於盛而難於傑者矣要之學以立身非以



飾名仕以濟時非以干祿嘗考薛先生爲學從政一本諸篤實居平辭受取予操義甚嚴比當大節至遺利害死生不顧嘗言讀書窮理須實見得是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斯先生之所以深於道也爾諸士誠安於卑卑則已設欲蜚英騰茂巋然表樹於世而擅不朽之稱緣見習聞取法不遠舍河津將安師乎語曰至誠之極金石可靡其惟以誠心自任學蘄立身仕蘄濟世母樹頤頽而略躬行母驚虛聲而虧實際母苟寵榮而輕志意母急功課而病雅俗寧推魯少文母請張以諱衆寧介特寡合母夸毗以趨時庶幾哉秉道循理之士無忝堯舜之風教而於先哲爲有光矣况進此乎昔趙文子始冠受規於公族以語張老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而欒伯主務實范叔主戒寵韓子主始與善此三言者文子終承之以克光紹成宣之業不隕其名某不佞無以佐諸士始進者第申晉人之語勗之諸士勉乎哉

宣大武舉鄉試錄序 代

歲丙子秋九月侍御沈公遵故事集宣大材武士三試之拔其雋者若干人籍上於司馬并錄其文以傳



某以執事宜有言末簡某惟宣大卽古上谷雲中地  
漢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所嘗分部迭出度幕數  
千里外斬首虜數千全甲而還者也而上谷守廣雲  
中守尚皆以良二千石愛人拊士士至今慕誦之某  
嘗行過其地踟躕四顧慨然想見其人曰嗟乎以今  
之疆事誠得衛霍爲將李魏爲守豈憂匈奴哉乃今  
觀於所收材武士其擐介超乘馳騁奔軼卽騎擊之  
勇不捷於此矣挽強審固應弦破的卽援臂之技不  
精於此矣談機說變握勝制奇卽方略之對不確於  
此矣瑰瑋倣儻驍雄虎視卽封侯之相不揚於此矣

則竊自幸以爲得士如此庶幾哉有古名將者出其  
間顧此特馳射籌略之長要未察其實與窾也安敢  
以遽信乎夫士有曲踴距躍而不可任有讀父書而  
不知合變者馳射籌略之不足以槩士固如此載觀  
古名將未嘗由科目起然其挾藝而出馳則先登射  
則命中筈虜則無遺筭焉蓋謀皆實謀勇皆實勇也  
輓近世材武士其始進豈不亦沾沾然自負及試以  
事則一切緣飾十九不相讎此所謂窾已足無他故  
志不素辨而節不豫厲也昔紀昌學射於飛衛懸蝨  
於牖視之三年其大如輪精專故也熊渠子夜行見



石若虎彎弓射之沒鏃飲羽氣激故也士當局而旁  
睨則迷遇猝而卻避則餒故辨志欲審厲節欲勁實  
見實勇由是以出豈可以窵辭緣飾哉卽古名將揚  
洪稜而樹茂伐微獨馳射籌略擅兼人之長其中固  
自有奇焉史稱大將軍辭三子封不受不專誅境外  
令矜功怙寵者爲之其將能乎驃騎以匈奴未滅辭  
不治第曰無以家爲令全軀保妻子者爲之其將能  
乎廣歷七郡太守家無餘財尚所入軍市租盡以給  
士令黷貨剝下者爲之其將能乎若此者皆本之忠  
義之誠心急君父而先社稷故不遑卹其私類非緣  
飾所能爲也

天子英明神武震讐遐邇自仄塞萬里外承風仰流  
翕然如一家士當其時雍容緩帶誠無所受事萬一  
猝有不意之警視登壇建鉞之任人人可得諸士將  
安所自效乎將以實耶則忠義之誠也以窵耶則緣  
飾之陋也兩者軒輊辨於霄淵諸士其知所以處之  
矣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夫志腹心者薄于城而  
不爲矧可以緣飾效之乎諸士其必爲彼不爲此也

武舉錄序

萬曆癸未秋九月



上還自山陵天下材官介士貫弓矢挾筴待試於司馬司馬關澤宮更日校步騎射得僑請校方略

上命臣某偕侍讀臣某往而分校則都給事中臣某某郎中臣某某臣自惟謏陋卽治經生言事

上講幄猶然無所闡明屬使籌兵安知其便顧臣代人也耳自疆事不敢諉曰未聞則與諸臣矢公愼設規慮置難參驗於司馬之格合然後收之遵制拔一百人籍奏臣謹序首簡臣嘗說詩

上前以三百篇諷曰荷橐濫扈從後竊伏覩

上裨冕而展陵廟也怵露悽霜不勝劔馬之慕臣謂

宜歌下武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永言孝思也禮成建翠華陟高山四望惟時天澄日明王氣合而慶雲翔百雉邊城倚其陰而九州如帶如孟環其下

上悠然若遡豐芑之澤而思引長之也臣謂宜歌天

作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文王康之子孫保之也鑿

輅甫旋紫宮不暇寧輒班功令而賓士蓋一歲祀春秋者再春旋浹月策文士于庭秋旋浹旬而甄武士

臣謂宜歌桓曰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也夫

周王靈承三后追念荒康之緒思與子孫世守之保基之謨遠矣乃所與共定四方則惟曰桓桓士士所



繫顧不重哉

上孝思篤至光于配京乃者登山永懷豈河山是愛  
意若曰茲

二祖戎衣之所肇造

列聖宵旰之所維安也墜茨徹桑宜不以清夷輟慮  
故雖鴻雋布列虎臣如林而側席拊髀求士滋急將  
謂蹶張伏飛間亦有桓桓其武以定邦家如周士云  
爾周王以孝思式士士翕然則之靡不象孝爲忠媚  
一人而應順德者故其詩卒章曰於萬斯年不遐有  
佐諸士幸逢仁孝之主媚茲敬應寔維其時則何以

象上指杼忠順而佐萬年之大業乎無謂時方泰寧  
武臣無所受事疏附禦侮亦各並時而榮漢衛霍兩  
將軍轅高闕封狼胥以競武功功成而漢耗彼用天  
子嘉邊事奮爲人主則忠非爲漢宗廟遠慮也夫漢  
帝謚相傳以孝豈非欲子孫世世奉裸鬯勿絕乎乃  
甘泉泰畤日有鸞和之音而長陵霸陵山非不高未  
聞過而陟陟而思也比之周德淺矣何以勸士士所  
貴忠順顯志并慮精白以戴一人功不斷倖成患不  
靳苟避銷萌厭難圖於未形心有所懷威動千里此  
夫扞圍不以金湯愁士不以旗鼓執馘殲醜不以長



組利劔也所就視衛霍功孰多不者輕僑恃氣外飾  
伉厲之容而中情畜縮甚則黷貨冒功腴下罔上衛  
霍且羞稱之奚以託於聖世頃疆吏上功狀不應  
上遣繡衣簿責斥罰不少貸遼帥積首虜多剖符位  
列侯議者排而弗予

上特直其功厲戰士天下咸服

上英明若日月恩威立斷捷於風霆士奮而起行間  
效不效功過無所蔽安可不務自厲哉士則上而厲  
諸忠斯行間則士而厲諸勇一德旋相應而效之命  
之曰大順大順之世虎賁稅劔陳常時夏而治登乎

昭明周道所繇稱邳隆也士往矣誠勉紆忠順步武  
周楨聞贊

上永言之孝俾後世歌國家有佐于萬年將焜耀高  
山之靈無已時而雅頌雍容不獨著于周廟主司咸  
與有榮焉

金輿山房稿序

今之名文章家殫精啟神坐馳萬景上摹百代皆託  
之乎不朽蓋臧文仲稱不朽者三言乃其最下而劉  
勰論文有三曰政化曰事蹟曰修身而撰造不與焉  
今所謂文者不能加於古之撰造而古人視撰造第



文章之餘耳文章視古立言爲餘言視功德又爲餘然則今之所謂馳萬景而摹百代者乃古人之所餘三累之下者也吾師殷文莊公沒七年而邵中丞始刻行其集集中若疏若頌若講義及詩若文共十四卷其大者啓沃宸聰損益典禮高文大冊焜燿金匱石室之上而細者詮序景物品隲今古登高而賦餞別而慨體齊魯之雅馴兼燕趙之悲壯采吳越之婉麗以爭勝於歷下婁水之間要以蓄極而發積厚而流無意於爲文而文生焉不佞旣受命而卒業則伏而嘆曰總之所稱在茲乎然是先生之餘耳先生當

肅皇帝時推擇爲青宮師保及

莊皇帝踐祚以舊學膺爰立之命所以斧藻聖謨斟酌元氣宏猷鉅烈格於黼扆而隱於人耳目所不及者不可勝紀及先生拂衣去而天下爭以不究其用爲恨然先生雅意用世能用而能不用語曰德之積以爲身其緒餘以爲天下惟用之天下又歛之於身而德乃餘先生其有合於立德之旨耶說者以爲先生用有所未究故鬱鬱勃勃洩爲文章若造物以千秋之名償其所不足者顧先生安所不足也夫燮和論道其政立矣紀往詔來其蹟著矣束髮澡行迄於



復齋山房集 卷之十一  
沒齒其身潔矣始爲之羽翼繼爲之股肱以弼成隆慶之治功立而德懋矣其文取諸政化事蹟修身之餘其言取諸功德之餘先生安所不足哉今之殫精敝神馳萬景摹百代者大都有意於爲文靳以其名託於古人之餘以顯而先生之文乃託於其所自立者以顯百世而下有敬慕先生願起先生九原而爲之執鞭者當以先生不獨以其文也然則先生之所爲不朽者可知已先生家食時讀書金輿山其請老也卽是山著書焉故以名其集以附昔人藏副之意而不佞以門下士爲序之簡端如此

### 條麓堂集序

太師張文毅公之薨也不佞某旣已敘次其平生爲請於當世鉅公銘其幽表諸隧道可垂不朽矣踰年而公之子考功諸君哀公遺藁若干卷將梓以傳復屬某爲序某非知文者顧旣知公之爲人敢曰不知其言公嘗語某文有定體無專材譬之宮室體別其堂寢門廡也材則其爲棟楹榱桷者也體欲備材欲充未有不贍于材而賅于體者要在豐儲廣蓄繼巨畢收心畫手裁措注有適斯足操繩墨而列匠氏之林矣奚必尺摹寸擬乃稱作者哉某拜受教退而考



覽古人之制作體代變也材亦稍殊焉然藝以載道道以經世軌轍固未始不相通也自近世才藻士厭璞慕雕爭以修古文詞相矜軋時則不競于詣而競于儼文摹西京以上詩摹大曆以前章剽句蒐偶獲片言之雋朝披冊而夕摘篇所展轉嬉弄于毫端者直有數之綺語耳材乏其充而猥求其備無恠乎依倣愈力技愈單也公夙稟異資敏悟疆記自爲童子時父嶠川翁游賈於外數購求四方奇書輦而遺公公腹笥已不啻惠施五車矣比成進士入翰林益得縱觀祕府所儲七略四部之籍則涵茹日富探討日

新氣格才情日以益鬯是以發爲文詞自綸扉之草石室之編旃屨之講論樞庭之奏對以至副墨所掌洛誦所傳宜雅而雅宜理而理宜實而實宜麗而麗猶之引斧斤於鄧林而尋度丈量於豫章之藪園方橫直惟意所營構之爲清廟明堂个左右翼而八牖玲瓏四門軒豁觀者莫不神竦目炫至欲窮其匠心所繇則般倅不能名其法輪扁不能殫其巧矣總之心與道會道與藝融材靡所不充體宜靡所不備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謂公之文似其所有非耶世所稱儼古文詞家亡論其不能盡其藝而似也卽



復齋山房集卷之十七  
五  
似矣高不過埒遷固雄向諸人次僅可當曹劉沈宋  
而止孰與公荷臺侍人主左右賁帝制而敷皇極之  
言其大猷足以經緯兩儀彌綸三極而緒業猶足以  
焜耀一代之章程此之爲傑將媿渾噩於典謨叶鏗  
鉤於雅頌豈西京大曆以上作者可闕其樊而游其  
闡闕也哉後有知言者出挈公斯編與其銘諸幽表  
諸隧道者合而觀之當得公之爲人於伊傳周召之  
間而不佞之所以知公者十固未能概其一二也第  
以復於老幼諸君慰其不置之思云爾

司農奏草序

司農奏草今太宰陳菴王公爲大司徒時所上牘也  
牘草留尚書省者詔大夫業勒梓署中相與畫一守  
之矣乃者督府鄭公按臺黃公謂茲財賦令甲也宜  
副在有司則屬憲副許君銓次其篇刻之幕府刻成  
某竊有感於大臣經國之猷云昔馬遷讀管氏牧民  
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至願執鞭欣慕之  
夫管晏傳霸王以顯其操術置筴卑卑無他奇而馬  
遷心獨善其言豈非以其能調適利權導主於節儉  
爲足多耶然稱爲富國則可耳烏睹經國之大計哉  
周公之理泉法也斂之以九賦節之以九式又有職



內職歲掌其出入之會品式既具上下率循而不渝若周公者乃所謂經國者也疎菴公領大司徒職四載所上計無慮數百牘自官府內外百司以及軍國之大費歛散出入犁然有程絲髮不得增損其謀謨規設非卽周公之用心耶顧周公創制未有其經始難而公救法已弊之後持論尤不易也夫法常始乎振卒乎弛財常始乎裕卒乎匱以嘉隆帑藏較出入於國初不啻昔裕而今匱已公承其弊深惟羸縮之原乃取

祖宗朝故實日檢覈之則喟然嘆曰嘻今天下豈誠乏財耶顧不以贍國而以惠姦奈何欲財無訕也夫租課積負則豪貴人宿猾爲之蠹也故議督逋徵之而不集則有司慢令也故議責成集而不登於公廩則奏留者多而蠲貸數也故議蠲賑登而不及於額則侵牟冒沒者衆也故議輸輓額既具矣而用猶訕則宣索不時請乞非皇諸冗饜冗費靡之也故議上供議浮濫凡此皆下不麗於民上不領於度支所謂出入非其額者耳公揆榷其端而次第條覈之奪百數十年上下已嚮之利悉歸之國進而告猶無隱衷退而率其屬無貳命豪強之氣阻羣小之竇塞譬之



導水然遏其狂奔橫決之患而故道乃可復也其持  
議不亦難乎然自公議行而經制遂定異時權宜一  
切補苴目前之計並格不行故賦不必益而國用饒  
利孔不開而庾廩有陳陳之積然後乃知大臣經國  
之猷其操術精而收效博固如此也第令馬遷生當  
其世聆公議論視管晏所稱詎足述而亦豈止於執  
鞭欣慕之哉蓋公旣以歸省故還大司徒政不歲餘  
而

天子重其望持起公太宰公方持衡以佐

上進退賢不肖諸情痲病官騷屑病法者咸擯而不  
得受事是公始爲國立法而今爲法擇人夫得人而  
公之法乃益飭國家太平之業乃益宏也是用書之  
以告有位

魏中丞奏草序

士君子於天地必有與立正氣是已正氣在人匪徒  
豪植講張以驚悍蠶銳爲節槩也蘊崇於實橐籥於  
虛虛實之間中和之宅而正氣出焉世之瑟縮纖趨  
靡如茅輒熟如韋者固卑卑不足道卽飭廉隅礪齷  
齷風裁議論足傾一時而或矜效匪求躁競亡度斯  
東漢諸賢所爲不免於缺折者也抑何可與立之有



中丞見泉魏公自司理荊州時用介特不附柄相失其驩既徵入爲御史值宮府鼎革之際劾罷新置相及冢宰而下爲故相所引用者某某復條上選部科場宿弊數事意在杜權門塞倖路語不能無侵坐謫外徙稍遷留銓改光祿丞歷銀臺益務砥節奉公排私交以匡清議寓內士翕然慕重公以爲歸迨領中丞鉞填撫我三晉諸所摘抉興除若憲條邊項細者案問鉅者驛聞自彊宗債帥墨吏猾胥不寒而慄卽單于君長憚公威稜亦皆嚙指相戒亡敢譟而干關市之禁者爲封疆重如此會中璫以采金權稅來撽括公私虐燄熾甚公抗疏乞罷不報議酌歲額責辦有司又不報則岸然以身扞之力摧其爪距俾不得恣魚肉於吏民大爲所憾愬公於

上時兩京臺省及晉之吏民集闕下白公之誣者章如山積璫齟舌竟不能以毫末加公而公之志操乃益明望乃益重不佞往讀公疏草心偉其議論今徵睹其行事益嘆服公之爲人信稟天地之正氣卓然特立於世者也顧又竊窺公坊表甚峻而履道甚夷壇宇甚嚴而襟局甚曠計乘塞八載於茲劬勩盡悴不言勞前魚下薪不言黜白雲在望烏私弗見察不



言羈沮於忌螫於讒而忠君憂國之誠丹漆不渝金石可貫也齋廚若冰而心若水羽檄紛遞而裘帶雍容著作吟咏不休也斯其正氣所從出蘊崇於悃幅橐籥於恬愉養之虛與實之間者完且粹矣世徒慕重公節槩見謂剛大可塞天地得孟軻氏之浩然而不佞乃獨覘其神情知其所為剛大者壹本之中和也是用表而出之以別於時賢之豪植壽張者公別著有三立祠列傳魏子膚見詩草詩編參覽之庶信余言為不謬云

古今醫統序

醫統一書新安徐君所編次者徐君自言其少時喜攻醫術即古今方書裒輯甚備即未備輒又徧歷坊肆間訪文獻大家求之矣以是博精諸方伎為人已病奇驗行遊京師諸貴人飭輿馬迎君者踵相屬也往歲吾鄉侍御少身郝公病予過而問焉其僕為予言昨朝出固無恙比暮蓋之客所與客語未竟忽自仆地及持歸即患左臂不和又時時作眩狀疾呼弗省也予私心危之屬醫數輩至治皆弗驗乃往迎徐君徐君視諸醫所為治則笑曰夫茲病鬱也煩懣而不宣其發必遽纏緣於陽絡為臂痺逆攻於上必作



眩諸君以痰治之左矣乃爲製藥飲之有間少泉公  
目微瞬噓唏服臆泪滢滢承睫呼兒以泣衆驚問其  
故有客曰少泉公性至孝卽京邸寧獨居不以挈家  
曰留侍太夫人爾以故公子卒且數月不及聞旣聞  
意其拊擗怛顧避左右無以盡哀則含悲蓄慟而  
止兼爲太夫人慮恐以其孫毀奈何不鬱而爲疾徐  
君言是也於是衆皆橋舌相視奇徐君術爲神不數  
日少泉公瘳乃持徐君所集醫統一書示王子王子  
曰嗟乎靈樞素問玄邈矣上池奇咳青囊金匱之術  
載籍所不傳後學者罕通其說倉公陽慶東垣何異  
諸人揚鑣分軌各自名家顧知其孰爲方書之六經  
醫宗之孔孟也予特善徐君近述遠稽汎游廣涉上  
下數千年間聖儒哲匠絕伎殊方綜考殆盡可不謂  
博雅者哉夫聞見富故智意充品隲精故運用妙以  
能決嫌疑定可否隨試輒驗安可謂無所本也世醫  
問症而厲鍼按方而投匕猶尚茫然寡效矣矧夫疾  
痛幽曖悶結心曲有左右所不及知者而望氣察色  
頃刻立斷卽阻垣見物曷以加焉然則徐君玄識洞  
解之妙固不在方書間特藉方書以爲筌蹄云爾遂  
書其卷端歸之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七終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八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序

贈張公入閣序

萬曆乙亥秋八月維時

天子躬秉萬幾勤思股肱之佐擇所宜置諸左右者  
乃晉宮詹鳳磐先生為太宗伯俾參大政焉制下朝  
士莫不喜相告蒲坂張公相矣乃先生方典校  
莊皇帝實錄直史館顧獨不聞也有頃吏入報趨出  
治奏書謝不任



上手勅褒答諭所爲倚毗至意先生乃拜受命於是諸縉紳爲先生鄉人者謀所以賀先生則屬某使爲辭某聞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夫雲以其膚寸之陰紛綸變化從六龍而上馳衆見謂長河太嶽包絡太和磅礴而鬱積所使爲靈也而不知乃繇玄穹閔覆將降康而溥明賜而精祲乃泄越於山川此天意也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名賢詰輔出而佐人主宏太平之業曷嘗不本之天運哉我全晉表裏河山前九州而啓宇靈淑鍾匯兩戒莫敢望焉自三聖光宅有若稷卨臯夔相與謨明弼諧一堂之上至今譚明

良之盛際者誦慕其地不衰然歷夏而殷猶必五百餘歲而後傳說顯於武丁之世則非獨地靈間值之難乃綦隆之運天固靳之矣明興二百餘年列穹階而踐台席諸稱爲冀產者豈少乎而獨於相業詘焉英宗朝文清以少宗伯召置東閣相矣而格於意所不便不數月輒謝去文端以青宮舊學結知

孝廟時莫不以相屬之而兩薦不果官竟止司農卿然則天意所重靳於兩公者宜有待於先生先生用文學簡知

肅皇擢首詞垣名寵振寓內豈不欲需以自輔哉乃



未及相而留以待

莊皇隆慶間先生日執經白虎幄被眷遇最隆麻旦夕且下而會

莊皇御羣臣之日淺又未卽相而留以待

今上繇斯以觀氣不厚蓄者不震發數不交值者不奇合夫舉累朝熙洽之運積而會粹於

今上舉全晉靈淑之氣積而會粹於先生兩操其重而兩相待固宜其震發而奇合也以此卜世將又一唐虞之際殷宗之年乎夫三聖出而五臣更佐其朝而先生以宿德重望簡在嘉隆之際卽放勳重華之

所疇咨也殷宗恭默三年而得說乃

今上冲齡踐阼虛已而聽於元宰者亦三年所適以其期相先生以質爰立之辰卽巧曆不能得之矣世當復躋綦隆之理不亦猶時雨降而油雲合其霽霑霑足可跂而俟耶某故曰天意也天舉累代間值之氣積而會粹於先生則先生之輔理宜有蹕躒今古之勳以當天意蓋先生旣相

上親灑宸翰賜之曰一德和衷先生尊奉而昭揭之仰顧頰思瞿然若有所深契也其和衷於沕穆之地諧化瑟而調鼎實者則不可得知然嘗竊觀



肅皇末國政在柄臣士大夫方折於骯髒脂韋而先生獨靜正以信其槩

莊皇初國政制於多口士大夫方驚於猥狙浮競而先生獨冲挹以遂其高調成變化之宜寔先生所素具者夫其祇若聖訓固所以靈承天意者哉異時譚明良之盛際者具述其指以與臯謨說命金傳而先生相業果自喜起交修而後上下三千餘年一邁也何但張吾三晉而已敢以是鳴國家之盛而因以抒吾黨欣願之私

贈楊太宰一品四考序

士勵翼奮庸於國誠得累歲月之勞而拜一命之榮以逮其親莫不津津色喜侈譚而崇奉之曰此天寵之詒也其以傳世輝映罔極矧夫班聯八座之尊位躋公孤之右綸章鳥奕晉錫駢蕃寵冠乎羣工而榮施於五世此豈與尋常斤斤務舉職者比資而論績哉吾鄉少師楊公自弱冠登進士起長安令佐郎署視學齊魯填撫西夏經略宣大薊保諸邊入典本兵再柄銓政以及今官敷歷四十餘年而晉秩師保亦一紀於茲矣考上

天子璽書獎勞遣使持文綺楮幣羊酒馳賜公第加



復宿山房集 卷之十八 四  
贈公三代如公官任子一人吾鄉仕京朝者歆艷殊  
榮謀爲公賀屬某敷紀其盛某曰自古大臣股肱帝  
室翊贊鴻勳則有封拜錫予之典故召穆克平江漢  
則王錫之圭瓚秬鬯山川土田所以榮世德而勸忠  
勤也公令長安以循良稱佐郎署以靖共顯督學齊  
魯俊髦蔚興填撫西夏膚功屢奏右衛之困

天子起公衰服中提師往援虜聞風宵遁三雲以寧  
已兩督重鎮固阨塞調兵食易將吏疆場之間隱然  
長城焉其勳業聞望蓋不待今日已不在召穆下矣  
比典本兵柄銓政某不能闕公之詳然見邊使日至

羽檄交馳衆方眴轉皇惑而公之方略輒具其所擘  
畫靡不中肯竅者銓司白當除吏左右莫知而公之  
銓注又輒具其所任使靡不當材品者故公爲司馬  
則緣邊之士增氣百倍其爲冢宰則奧援闕竇者縮  
慄而不敢動此其柱石廟堂幹旋元化豈特嚮蕃宣  
一隅之功耶蓋公自弱冠時業以天下事自任凡禮  
樂兵刑人才吏治錢穀戶口水利邊防無不綜貫其  
說而正大之情剛方之氣又屹然壁立萬仞而不可  
撓故其出而宰世文經武緯隨試咸宜翊奉三朝後  
先一節



復宿山言外集 卷之二十八 五  
天子諒其精忠百辟景其風采謨謀足以斷國是威  
重足以折姦萌惠澤浹於蒸黎聲靈振乎殊域爲國  
元老克享榮名寵賁先人慶延胤嗣宜哉公於河東  
爲冠族其先贈公蓋秉憲蜀臬綽有風裁而公子五  
人復趾美科第掄魁文武烝烝然篤前烈而引長之  
也夫大臣得兼贈廕如公世已罕邁而况有不徯報  
而顯不廕敘而榮如公之家世者求之古今寥寥焉  
豈天欲昌大公之勳業而前作後述福祿壽考之盛  
宜無弗備耶非植德豐茂者其孰能當之謹序

贈王太宰六載考績晉宮保序

代

粵惟成周分職率屬六卿並重而冢宰獨以天官稱  
稱司徒曰地官兩者提衡而立明治教綱紀衆職受  
事重而就效晉亦猶之天地然兼施並生不專一令  
而四時不得則不可以成歲故舉職視列卿尤難也  
太宰濩澤王公白

肅皇帝朝署天官郎更踐卿貳治賦大庾業用精藻  
鑒習錢穀大計顯尋受

莊皇帝末命以地官尚書佐

今上共儉之治力務批宿蠹疏源導委藏富不竭之  
府國用潢然稱有餘焉居四載予告歸亡何



上思爲銓衡得人則馳封傳起公於家人視冢宰事  
公入而甄敘汰絀賢不肖必概諸名實不問其資亦  
不盡徵信於舉刺舉刺不相覆輒從中詰狀務持國  
論而折愛憎之口示天下公郡縣所上牘繁亡當者  
奏罷以萬數裁諸冗員以千百數文例省而奸原塞  
士風肅然鏡於至清羔羊素絲之咏宣焉至是滿尚  
書六載績所司以最上

天子曰嘻是先朝舊德佐予一人安擾兆民統均四  
海者也厥功茂焉宜有以褒異之乃晉公秩太子太  
保既拜命少宰汝南趙君夷陵王君過余徵言爲賀

余惟國家任六卿一倣成周法而公孤師保不常置  
惟鉅卿碩輔累勳望者得特進兼拜亦猶官不必備  
惟其人之意焉說者謂三公無官非無官也無所不  
統不以一官名也以一官名也者其效在功能天下  
所共睹所共聞者也不以一官名也者其效在佐人  
主以道德而弼諧於宥密之地非天下可得而睹聞  
也公茲奏地官績則以安擾奏天官績則以統均天  
下莫不耳而目之信嚮誦說昭昭乎若揭日月矣顧  
人知公有事之功而不知公無事之功無事之功唯  
明主心知其益而合德焉余從公後竊嘗闕公表儀



位宁嚴重若泰山而宇度汪洋千頃未爲廣嘔喻受人性均於韋弦而宇城深堅介石不能易又兢兢抑畏隳肝膽憂國家夙宵不給被寵數滋渥而偃僂退孫歆焉若不勝也則公於道德深矣見以爲質仁秉義不受一名而精意灌輸陶鈞自運是謂合不言之契遵周行之軌以身爲範而皇極協焉國史不可得而書世安從睹聞之哉蓋在周以太保兼冢宰者唯召公跡其效其著者在慎簡馮翼孝德之士而登進之爲天子使而其精者乃在弼成主德引之於顛卬圭璋之盛則四方而聞萬國焉於爍哉公之致主之烈似之也推一德之孚卽明良同游矢音泮渙歌卷阿而鳴太平之豫當無已時績效云乎哉第因兩君之請書之以備太常

送方督府徵拜大司馬入筦戎政序

莊皇帝在宥之四年五單于俘我叛人款雲中塞願得受號而臣闕下時少保方公以大中丞填雲中寔始議焉議甫定會公以憂去衆見謂虜故驚新約必不可恃乃單于顧深德公毋敢奸約且時時因漢使問公啓居狀何時當復來也迄今

天子起公少司馬督拜代上谷雲中塞建鉞陽和公



既至鎮單于諸酋長喜見公如見父母諸所議貢市  
格一切如初約奉之滋益恭數年以來疆場底輯安  
于覆盂自三陲東盡遼左西極燉煌在所熙熙然樂  
有寧宇於休哉太平之烈微公其孰與肇建茲勳者  
乎頃者

天子念公在疆事久與苦甚馳璽書召公還視大司  
馬事兼總六師需代未行鎮學博弟子員低回蒲輪  
下不能釋則介劉生三顧葦就山中徵某爲之辭某  
惟公勳勞在策府威信在匈奴惠利在毗庶名實炳  
焉如揭日月人人能言之奚俟某也毋亦三三子有

所欲誦說而不能自盡者乎夫往者匈奴內訌金邊  
諸郡邑數苦毆略終歲間老弱棄城丁壯轉饑諸生  
或去庠序而憂室廬棄本業而急扞禦學校教化廢  
闕有間矣自公賓致單于兵革偃息諸生得脫橐鞬  
而被衿弁於是始有常度自公築亭障繕城墉官署  
學宮輪奐且飾諸生得出入游息其間於是始有常  
居自公拓竟任毗輕繇省賦公私贍足諸生得取給  
俯仰於是始有常資自公春秋釋奠朔望臨謁而又  
朝夕有訓督之規有廩餼之賜諸生得觀感於型模  
而矜奮於禮義於是始有常業蓋今之學校教化非



復石山房集卷之二十八  
九  
鄉之學校教化矣二三子所欲誦說者其在斯乎斯  
之爲功正策府所不能載象胥所不能譯而昨庶所  
不能譚者也二三子宜不能無言語云善始者尤貴  
善終善作者尤貴善成昔周尚父涼武肆伐干戈戢  
矣而必曰求懿德肆時夏宣王時召穆公經營江漢  
四方平矣而必曰矢文德洽四國此保秦之圖而令  
終之道也公始議賜款單于羣口狎狎謂利害且不  
旋踵乃今歲已數周虜牽臂奉盟如一日其效至使  
戎馬蹂躪之域橐弓臥鼓家敦絃誦而戶說於詩書  
譬之霾曠旣銷宣以景曜欽嶠旣闢廓以清夷可不

謂善始善終善作善成者哉且也尚父非絀於德召  
穆非絀於文然肆伐經營之外徵以學校教化彼且  
拱揖而謝未遑而公乃身備文武之懿經緯迭用左  
宜右有以方二公之烈得無過之蓋公性樞神縱上  
自皇王下逮百氏學無所不綜至其憂國家而畫社  
稷之策殫精極思計不垂億萬年不止也措諸事效  
殆有原本矣乃今以孤卿入佐

天子垂紳乎巖廊翊謨謀而輔德義

天子且委心聽之倚以爲股肱而百辟望之爲典刑  
四海之內欽風采慕聲威者將不啻嚴恭華而怙九



鼎也公所繫天下之重詎直在疆場間乎公且行矣  
儻猶惠顧單于之好無忘二三子所欲誦說單于固  
且數咨公啓居世不背德而吾官師人士樂有寧宇  
當無已時則公雖在廊廟之上猶旦暮承之也遂登  
諸簡以畀劉生

贈鄭中丞徵拜少司馬序

蓋漢賈生當文帝時憤匈奴暴嫚徵令亡已爲流涕  
上前而諄漢庭以爲無人某則竊疑是時諸列侯宿  
將若絳灌之屬輻佐漢庭甚盛生何言之輕也及考  
諸臣所爲制虜狀董董握兵符伺警待發兵罷卽已

偃然不爲備然後知生之言不虛今匈奴君長無慮  
百數而單于豪矣單于庭直雲中異日者鋒鏑朝暮  
接也自

穆宗朝佩封號受事今且十年所乃不復以一矢相  
加於休哉平世之盛以方漢文時綦隆爲如何矣然  
原本勳烈則今少保金湖方公大中丞範溪鄭公寔  
先後開府於茲少保公揣情決策定議搖撼之日功  
存乎經始中丞公承罷塞後制機權申威信調中馭  
外持終之力居多焉部中父老言自公蒞鎮以來其  
拊虜也虜遣使人貢及市而宴賜必導之拜伏如朝



儀以尊國體乃私相餉遺則特從優藉權其心凡虜使閹入及入而鬩者市而挾兵入者奸約妄請者我人與若飾敗繪羸馬相抵欺者爲定筆令治之有差凡虜情之淑逆嗔喜悲歌俯仰之態若調竽瑟而應心手靡不叶矣其斥塞也自上谷邊抵玉林築障六百餘里護障有亭亭有樓櫓與亭犬牙錯有堠堠有校聯其內荒沙深莽狐兔所窟穴悉募民田其中稍收其租以省輸將凡山谷原隰險阻膏腴之利若役六丁而就開闢靡不拓矣其綏甯庶也寬宿逋蠲浮繇除苛文恤淹獄歲復流民者以萬數出死刑以千

數長吏以下禁不得賦民一錢民有終歲不入城邑者凡閭閻噉喁休戚欣瘁之情若求赤子而中啼笑靡不暢矣諸如置校厲兵訓肄材官伏飛之略著在尺籍伍符者更僕不能舉也公之勤勞我疆事一何其周爰如此矣蓋公之志念深矣嘗竊闕其用心穆然思瞿然顧利不詒十世不止耳夫背成棄兩國之好者常在匈奴忸安亡具漢之所以寢積薪而忘厝火也史謂其承戰爭後利在休息繇今以觀彼則何嘗得休息乎賈生言其時五尺以上不得息孰與今父兄金緩帶也彼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孰與今烽投



不舉也彼將吏被甲胄睡孰與今弋弓矢不復用也  
彼高爵者不輕得復孰與今仕者彈冠出居者洋洋  
絃誦也無論單于戴漢恩奉約滋謹卽一旦出不意  
良甲勁弩庾陳帑朽之積不移而具彼且惡能薄金  
城仰天塹傳翼而度臺隍之間然則公之勞蹟雖十  
世猶將賴之謂爲社稷臣非耶若絳灌輩皆爲身謀  
耳宜爲賈生所誚藉令賈生居今必且端拜而誦治  
安廢六月江漢諸篇詫以爲吉甫召虎復出敢謂漢  
無人哉語曰何知仁義饗其利者爲有德某不佞以  
病廢處林壑卽未能從仕者後然徵公之庥得紓荷

戈之役感庇固不殊焉會

天子重公望以少司馬徵公且行吾黨士人謀所以  
爲公賀則屬某使修詞遂次其語如此他日以待太  
常乃公業繼少保公制節鎮又進而共樞筦相與謨  
諸廟堂固根本而建萬世之策則非某所得聞矣

贈蕭督府俘獲叛酋蒙恩晉秩序

自單于欵塞內附受號稱外藩邊庭之間宴然不聞  
有執馘獻俘之事久矣歲壬辰春督府大司馬蕭公  
禽縛叛酋史二我列等狀聞

上嘉公績賜公玉府金若干鎰飛魚衣一襲晉秩太



子少保於是治粟使者某鎮帥某憲大夫某等咸籍籍頌公休烈介書山中屬不佞某修詞為公賀某寔病憊不能文獨念我邊氓二十年來老終壯長寢食衽席之上而無異時燻燔燧舉之虞骨白燐丹之禍公之賜也安得無言史車兩酋者蓋匈奴支部當戶之屬往與其仇忿爭不勝來降我受而處之近塞給之衣廩兩酋亦往往以虜情予我效耳目之用焉頃海虜中禍臨洮言者謂虜王西牧寔陰助之

上遣經略大臣責問虜王奪其歲賞勒使東歸而兩酋適以其持傾巢逸出塞朝神洵洵懼與虜王有連

排欵議者蠶起公曰勿慮也夫勢輕重而已急之則虜重能不以其去來為意則我重挾我之重以制虜王有餘何憂逋酋哉無何兩酋悔罪叩關求還故地拒弗許求復衣廩又弗許兩酋急則率所部闚塞東西侵軼以恐喝我將吏要半賞焉或欲予之公曰予之是賞叛也非一大創不可乃陰勅部將伏甲要害處候其人擊之斬首數十級生得其子紅亥等十八人酋始氣折跋跋搖尾矣會虜王東還求復貢市朝議重罷欵而猶不能無撓于多口令虜王執史酋自贖公曰是難我也然不敢不勉圖之則遣謀數輩入



穹廬以風虜王虜王初猶豫弗忍其貴人受公指說之曰我弗忍人人將忍我且先單于非素德漢也尚能執趙全等以自附我輩受中國恩深不幸而值西垂之釁蒙負漢之名其何愛于一夫虜王感悟遂相與定計執史曾我列等縛致公幕下云嗟乎傳記所稱威名折衝之臣用攘夷敵愾奏捷明光告成郊廟者衆矣然未有不勞師損饟持久而後克之者也公鎮靜雍容不動聲色而淵謀密書機運天隨視討逋寇於虜庭如索而取諸寄曾無亡矢遺鏃之費以方古名將戰勝之烈孰爲難易哉趙全輩之禽獻也第

中華之叛人耳史曾與虜王譬之禽鹿其儔侶也割儔侶之愛以媚中國曾不敢一顧其私有噍喁蹢躅之頃此豈口舌能下兵力能屈哉威望所震靡暴弗摧恩信所孚靡頑弗格至其劑量操縱變化弛張捷若轉圜調若六轡又有巧曆不能窮其筭者虜是以頰首帖耳折而入其羈馭之中而搏心揖志不盟而堅奚恃兵力焉故此一役無論坐而收勝百倍戰功卽遡觀欵貢初年尉薦拊循之厚以視今車閑策勁奔走而役屬之難易又何如也邊備視昔加完而邊費益省國威視昔加振而國體益尊公之所以制欵



者大非昔日之款矣議者不深惟終始猥欲以一偏之指撓之誠如其言虜王不可使史酋不可擒安兔不可間長城南北所能蕩搖邊竟駘藉生靈耗費金錢糜爛士衆者豈必朔方之逆卒海島之窮夷能徼我之疲敝而騷動之哉乃朔方急則倚公援而西島夷急則倚公援而東合九塞而犄角之何嘗有一隅不藉力於公也而急則藉公之力以制變緩則抑公之功以諛讒公之心能無戚乎卽膺褒賚陟孤卿聲榮炳麟不爲不寵而公之精忠一念冲冲懔懔所以憂社稷而慮封疆者固未已也推其心寧已可無功于持廟議者

送胡中丞內徙序

萬曆丙戌冬不孝孤奉先妣喪歸自京邸去雲中不盡一舍宿亭下鎮帥大中丞胡順菴公祖出郊弔焉孤望見公伏地泣公前掖孤起亦泣相慰久之然後別喪旣抵里會公按行塞過縣手自爲文祭先妣木下而拊存不孝孤聖室之中誨孤以大事甚具明年春用



上愍恩檄縣道爲先父母起家徒庸旣集而臺臣有  
議公不宜邊鎮者詔徙公內地孤於是拊膺嘆曰甚  
哉天之困孤於危也旣使孤不得終養吾親將又使  
孤不得終葬乎奈何徙公去也公與孤同年舉進士  
相善自郎署出爲我雲中太守用治最遷河東尋備  
兵鴈門徙懷隆遂建大中丞鉞宦轍更涉前後廿載  
無一日不在我并冀之間孤之官京師也留先妣於  
家菽藿或不繼而以歲時問遺惠溢於庾釜焉孤弟  
若子偷媿失學櫛楚不能收而公以日月課厲愛深  
於卵翼焉計孤一室幼者育壯者長老者終未有出

廿載之外非公所煦嫗覆露者極孤之願得公長有  
茅土以填撫我三雲未厭於志而僅僅終先妣之身  
復不及耐先君子以竟公瘞齒掩骼之惠此孤所爲  
仰天太息徘徊繾戀而不能已者也而里中父老則  
爲孤言公國之干城民之父母也何可一日去鎮鎮  
所最苦者虜非虜則盜則吏則歲數者有一焉皆足  
爲吾氓病乃自公蒞鎮察民疾苦方略拊循省賦輕  
徭異嚴科率有司廉平者有殊獎苛墨者無佚罰吾  
氓是以休息於寬條而不虞吏闖闖之交山澤之阻  
徼伺守望什伍相司佩犢帶牛者咸轉而緣南畝吾



氓是以保聚其家室而不虞盜關市外廢封國內必  
蒐卒簡乘繕器節儲厚蓄周防羈絡應手吾氓是以  
衽席於承平而不虞虜比者兩暘不時厲疫間作公  
卜筮走望殆徧百神七劑救療醫嘗四出且條上災  
狀請蠲兩稅之在民者數十萬不徵吾氓是以起溝  
壑延須臾之生而恃公爲司命則又不虞歲矣公功  
烈在鎮惠澤在吾氓積且數載自將吏士民以及窮  
廬羶屬之衆無不德公頌公者孰議公不宜邊鎮者  
乎徙公內者何將遂不可留乎去當何時復來也孤  
曰嘻痛哉父老之言也夫鎮人之不能違公與公之

不可去鎮孤非不知也以孤儼然衰經中非喪事不  
言第言孤之不能違公而已若公之徙而去去而復  
來孤何敢懸測而臆覲也不觀之恒獄乎欽崟率律  
歸然雄峙於代北自有虞氏柴望以來未嘗易地而  
一旦中于蜚石之訛壇場圭幣驟而遷之曲陽承其  
謬至今卽公疏請正之竟不能得嗟乎神可誣而遷  
也公固可誣而徙當其始遷見以爲惑不察察知其  
誣而猶安之而不能復尚可覲哉然而獄之所以欽  
崟率律歸然雄峙於代北者固自若也要不以遷祀  
損重天幸而終惠吾氓乎公當復來卽不可必而所



移者公之衮舄耳乃吾氓之德公頌公雖去之千百  
歲有餘思豈蜚語所能移哉父老嚙然意喻因次其  
語致公展別且識遺愛焉

贈蔣侍御三載考績序代

臺中故事凡秩滿者例有贈言蓋幸王事之有終而  
以靖共之義交相勸也乃者日峰蔣君按河南還計  
勞適三年所上功

天子天子優詔褒異之且留侍左右儼然稱近臣矣  
於是臺中共案事者咸以爲榮則屬郭子製詞焉郭  
子曰予讀四牡皇華之篇而深有感於古道之盛

獨君體其臣而臣固能急其君也每懷靡及諏謀詢  
度此其心能一息逸豫哉惟不能一息逸豫而後志  
通於上敘情憫勞眷念及之矣斯爲臣者先有以自  
盡也今日見御史者出而被繡執斧握彈察之柄入  
而影纓珥筆立交戟之下則曰是志易行而功易集  
者可以優游養望計歲月而待陟云爾嗟乎何言之  
易也夫御史者徒具威儀藉名寵緣飾觀聽而遂可  
以奏功乎抑將有所事事也問錢穀則司農以計上  
問刑獄則廷尉以爰書上矣有如此  
天子問御史三年於外所得有司賢不肖狀地方利



蠹興革所宜平反幾何能盡抵慄猾於法否御史持  
空牘嘿無以應安所稱其功焉已嘗有所應之矣而  
舉刺興革一不當上意譴訶立至卽無以一日安其  
位又奚能三年終也予頃得從日峰君後則嘗以臺  
中事質君君固不恡輒以其按河南者告予予因知  
日峰君從事甚苦也其言行部時核吏治觀民風訪  
遺逸戢彊禦視學校閱兵甲劬勞鞅掌竭日夕之力  
於此數事俟稍得其端則懼其或偏也乃又廣視博  
聽開誠布公以求至當已懼其不密也乃嚴扃鑰屏  
左右獨畫矣處心積慮如負重如捧盈靳靳焉得咫  
尺之效可以入告

天子而免鰥曠之罪卽自分殊幸爾安敢謂爲已功  
而希冀

天子之寵澤也嗟乎以予觀於日峰君可不謂剛斷  
明敏而負經世之望者哉卽三年間所上封事何慮  
數十皆侃侃正論辯切治理其見定而舉者若泰山  
之峙不爲少移其當機而發者若疾雷之震不及掩  
耳以斯之才宜不待考績之日而直亮之聲已著矣  
用是被明詔荷知遇之隆君禮臣忠宛然四牡皇華  
之盛何其榮也予不佞特幸日峰君之報績而嘉其



成因以見服官臺中者必如日峰君而後爲稱則知非可以優游養望計歲月而待陟云爾

贈崔觀察備兵井陘序

今皇帝御極之五載夷酋款關乞貢市許之其歲羶幕皆遠徙毋敢近塞卽近塞相與脫鞬驛兵刃乃敢入邊氓偃然稱平世矣史某氏適以使事經里中親值其盛暇日因與諸父老酌而相慶焉諸父老固嘖嘖稱榆川崔公賢謂始終貢市者公之功能多也公所守雲中以西是爲左衛衛邊胡僅數十里於虜出入爲噤吭往時衛人盛與虜通亦時時襲虜不誠

其資畜以歸公至與諸將約曰兵事不譏內而譏外疎也溺小利而不恤大害釁之媒也乃緝私入虜者重繩之務急收保自爲備而已尤善用間卽虜中有謀朝發而夕聞無或匿者邊人稱爲神明焉歲餘夷孫以內卻歸我或言宜絕毋受或曰殺之公顧受之不殺由是夷孫德中國若其更生矣已而俺酋執逆來獻公饗之酒酋醉甚勦勦以寢達旦始覺乃大感悔又德我中國若其更生矣故今夷酋輸誠求貢戴朝廷不殺之恩者自公境上始也旣許虜市市之約束公所議居多每市公坐帳中外列肆相貿虜肅然



無敢譁者卽譁亟以戎索繫頸付酋長鞭扶之矣故虜不但德公又復畏公威齧指敬憚之也嗟乎若公者可不謂沉毅有遠略者哉方二酋來歸或降或醉且爲俘虜矣一力士能決之而公慘怛濡忍禮遇有加卒之施厚感深化桀驁之性甘心臣漢誓不背德殺虜之與生虜功孰大小耶闐闐細民一語不侔猶尚按劍相眄而狼子野心靡然馴伏此非專以威力劫也昔汾陽單騎而下回紇裴晉公平蔡卽人其人蔡人乃不復反語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公與裴郭交試之矣公任雲中且四載

上凡兩賜白金一歲中累進祿級榮寵甚都公遠遼無盛容也會命下以公備井陘大將蘭溪馬公副將近屏麻公與公共事嘗咨公謀於其行也交書徵余文余不佞然竊聞里閭之誦雅慕公久故特詳書歸之今後日觀井陘者知公處雲中要害之衝其功能已若斯矣

贈鄧觀察考績承恩序

往某守史局識侍御玉洲鄧公于朝私心慕之已檢綸草又竊睹公尊人覺軒翁策命因知公起姚江令業能有樹逮其親也無何公奉璽書稱觀察使者出



按楚岳州部未任甲戌乃更拜荆西治荆西二年遷雲中則逾遷逾劇重矣今年戊寅滿三載秩當以績上督府若大中丞御史臺交章奏公最狀

天子嘉之詔晉公爵藩叅仍留治雲中金錫覺軒翁封號如其官一時疆場諸臣咸喜相慶以爲

天子推恩邊吏其優隆如此而易水王大夫竹陽君嘗與公共事雅善公尤忻願之則寓書某白堧嚮者待罪荆西恃玉洲公提衡立公視堧不啻兄弟戚也交讓公爭處謙受事公爭就勞居二年而封守四固陵園不驚國無椎埋之姦澤無苻苻之警津梁無軼

防庾帑無耗蠹吏職謹辦民寧其居公之伐也自媿弗逮焉今所司上公功幸不遺荆西之勤使得登計簿榮

天子褒敘之恩卽堧與被其餘寵願得子一言以賀可乎某曰唯唯夫某拘方士也未睹公所爲治荆西者第習其治雲中狀雲中所病爲劇重難治其大者莫如虜虜卽奉關市不約束則不馴約束之過則懼首難故制市視制邊難且什伯公市而行賞厚予虜柔馴者以風示虜使勸行法必重繩我人謹譁者以恐動虜使懲以故虜當市銜枚而進拘袂而退虜滋



益馴人謂公仗忠義如郭汾陽推心如裴晉國此公之治虜之伐也宗藩歲祿數詘稍占田自給有司或持其出入而豪者擅法干紀至侵剋爲姦利或莫敢詰公廉其縱恣甚者一二輩法其舍人而謀生自便者聽宗人乃盡帖服人謂公鎮靜如汲長孺威重如鮑司隸此公治宗藩之伐也鎮卒故驕不可使急則羣譟公時其衣廩番休其勞逸出則乘輶入則習兵士受命亡不如臂指使者人謂公拊士如魏尚調繇役如趙充國此公治兵之伐也往者訟牒上憲臺猶以膏傳火耳不燎原不止故訟有連百數十人積數

歲不竟者公所受記無宿牘無深文大獄斧斷輕刑理解對簿不下吏搜胥不出國門由是刑罰清而良民帖席矣人謂公明察如尹翁歸不寃如于定國此公治獄之伐也嗟乎公治我雲中期年耳而事效已卓犖如是惡論荆西然荆西之勤非傳於雲中則不著雲中之略非徵諸荆西則亦未足以見其全也蓋昔召虎廓清江漢而以其疆理之績告成於王吉甫薄伐玁狁底定太原而膚功奏焉之二臣者各專其力以制一隅而勳烈已爛焉登明堂而薦郊廟今荆西固江漢之上流而雲中則太原之北蔽也公以一



身周旋二臣之疆兼總其勳烈以方諸文武維翰之才不尤過之哉顧二臣朝受鉞而夕振旅而公必待三年而後論最積勞亦什伯久矣要以晉秩之榮視燕喜受祉不多讓而封綸褒冊上逮於覺軒翁者卽圭瓚秬鬯自召祖命之寵無以加

天子所以酬公功者蓋已與周宣錫命諸侯之典媲美而金休此蓋臣勞士所爲攘臂而爭先驅者也公寧不用以媮快自慰乎采菽之詩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以公之忠猷勞績簡在帝心福祿之詒方申錫而未已公且夙夜兢兢益持其精白心以迓天休而永終譽若是卽二十四考而未爲數也詎直今老三載績足賀哉書以復於竹陽君不知其有當焉否也

贈李文叅河南行省序

余同年友二霍李君以兵垣都諫擢河南藩叅往也或謂李君方以議論風節屹然負時望不宜去輦轂下汲長孺拜淮陽伏謝不受至屢詔旨強予而猶以爲不得復與朝廷議邑邑也夫李君蓋亦有邑邑戀闕之心哉余曰是不知長孺安知李君長孺豈獨以褊心有少望也彼痛其言不盡施用而人主迫近憚



之爾李君爲諫臣數年矣遇事引大體廷爭上未嘗不歛容禮下之也得所上便宜可其奏下公卿議而行之

上數用李君言李君言數用而效異於長孺時遠甚夫言官顧其言用不耳誠用卽何所不可也其以拾遺補闕頻繁省闈則惟命其以列之卿寺秩而優游以展采錯事則惟命其以蕃宣下國察長吏得失以便安百姓則亦惟命人臣爲主用職奈何計內外輕重而銖兩較之乎今夫風議之臣圖事揆策置郵而傳之四方其誰敢廢格顧言事者與事事者其見宜

不能無小異又以其說不自己發也其合者彼將嘗試焉而不責效其稍不合者彼亦陽應之而不究所以故人策事而以必行責我則不如自言之之便於事也我策事而以必行責人則不如自行之之順於計也今也李君乃得自行之矣李君治汝南南陽郡成臯宛葉之間非楚漢所爭要害地乎南走淮北走洛古所稱天地之中其聲教易訖也以向所上便宜措諸行事天下益以信李君言而朝廷嚮用李君益專蕭太傅之爲馮翊也漢家以爲議論有餘欲詳試其政事而尊用之朝廷之使李君參藩乃以重李



君李君則何所不可也李君分校禮闈得金壇王生  
堯封等二十人皆海內名士其春廷對上甲者三人  
而兩人出君門下官翰林則攜李朱生國祚廬陵劉  
生應秋也君且行諸生以不佞習君屬使爲辭不佞  
故善君每與語意見常合而君尤精於人倫多所賞  
鑒汝南故多奇士卽如袁安叔度之流豈於今闕如  
也君往進而弘獎之德星隱隱復聚汝潁間不佞則  
執簡俟之矣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八終



